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依金殿 金碧峰水淹天門

詩曰： 你是僧家我道家，道家丹鼎煮煙霞。
眉藏火電非閒說，手種金蓮不自誇。
三尺太阿為活計，半肩符水是生涯。
幾回遠出遊三島，獨自歸來只月華。
這一首詩也是說道家要勝僧家之意。

卻說陳侍郎各處去找和尚，忽有一個年家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那玉蘭桿下不是個和尚麼？」這個和尚叫做個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」。陳侍郎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和尚站在玉蘭桿下，自由自在，不覺不知。好個陳侍郎，走近前去，舉起牙笏，把個長老的背脊上輕輕的點了一點。長老道：「甚麼人？」侍郎道：「你也幹出你的勾當來也。」長老道：「叫我幹出哪一件來？」侍郎道：「士農工商，各執一業。你們既與天師賭勝，也像個賭勝的才好哩！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像個賭勝的？」侍郎道：「天師立了許大的壇場，站在壇上披著髮，仗著劍，踏著罡，步著斗，捻著訣，念著咒，這早晚天昏地黑，他的神將料應是下來了也。你也須立個甚麼法場，書個甚麼符籙，念個甚麼咒語，遮攔著他的天神不降壇場，卻才有個贏手。」長老道：「天師有人答應，會立壇場；我貧僧沒人答應，不會立壇場。道士會捻訣，我僧家不會捻訣。道士會念咒，我僧家不會念咒。」侍郎道：「普庵咒極能闢邪，你可念些。」長老道：「普庵咒梵語重疊，貧僧不曾學得。」侍郎道：「既不念咒，只誦你家的經典罷。」長老道：「連經也不會誦。」侍郎道：「《心經》又明白，又簡易，這是好念的。」長老道：「若是《心經》，在幼年還念得一半，到如今就是懸本也念不清了。」侍郎道：「你還是自幼兒出家，你還是半路上出家？」長老道：「我是自幼兒出家的。」侍郎道：「怎麼不從個師父？」長老道：「我也拜過好幾個名師來。」侍郎大笑說道：「再不拜過名師，還不知怎麼樣的。」長老看見這個官長有許多的作興他，他把個慧眼瞧他一瞧，原來這個人已經五世為男子，到了七世就是地仙。長老心裡想道：「待我點他點兒。」說道：「你愁我不會唸經，我有兩句話兒告訴你，你可聽我。」侍郎道：「學生也在門裡，怎麼不聽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可記得：達摩西來一字無，全憑心上用工夫。若將紙上尋門路，筆尖點沒了洞庭湖。」侍郎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你賭了勝，待我來拜你為師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果是在門之人。」

侍郎道：「這早晚天愁地暗，眾天將只在目下降壇，你若是輸了，佛門也不好看相。」長老道：「你甚麼要緊，這待替我著急？」侍郎道：「我倒為你，你自家越加不理著。這是甚麼時候？這如今正在天翻地覆，鬼哭神愁，你要些甚麼東西，怎麼再不開口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問得緊，我說了罷。」侍郎道：「是個甚麼？」長老道：「待我先尋個物件去取來。」侍郎道：「要尋個物件，或是各牙行去支取，或是官府家去借辦，或是朝廷裡面去請旨，快當些說罷。」長老道：「這個都不潔淨，莫若還是我自家的罷。」侍郎道：「也快當些取出來。」長老把隻手到袖兒裡面左掏右掏，又問說道：「你高遷的衙門是文是武，還是哪裡管事？」那陳侍郎心裡吃緊，咬得牙齒咯咯兒響，卻又撞著這個和尚，就是個綿花團兒，再也抽扯不斷，急得他放出聲來說道：「你管我甚麼高遷，且拿出你的傢伙來也。」長老左掏右掏，左摸右摸，摸出一個鉢盂來。陳侍郎說道：「你這個師父，原來越發是個礙口飾羞的，這早晚還沒有用齋哩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是用齋。」侍郎道：「既不是用齋，卻用些甚麼？」長老道：「要些水兒。」侍郎道：「要些水兒就費了這許多的唇舌。」

恰好的有一個穿白靴的走將過來，侍郎問他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？」其人道：「小的是個巡班的圓牌校尉。」侍郎道：「你替這師父舀些水來。」那校尉掣著鉢盂就走。長老連聲叫道：「舀水的快轉來！」侍郎道：「老師，你忒費事，與他舀水去罷，怎麼又叫他轉來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不曉得我要的甚麼水。」那校尉倒也是個幫襯的，連忙的轉來說道：「你要的甚麼水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把洗了手腳的水不用舀。」校尉道：「小的怎麼敢。」長老道：「缸盤裡的水不用舀，房簷兒底下的水不用舀，養魚池裡的水不用舀，溝澗裡的水不用舀。」侍郎急得沒奈何，說道：「老師只管說個不用舀的，你把個用舀的水，叫他舀便罷。」長老道：「不是你這個破頭楔，這不用舀的水，說到明日，這早晚還說不盡。」侍郎聽之，又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「你這等的磨賴，才做得和尚。你還是要些甚麼水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要個沒根的水。」那校尉聽見「沒根」兩個字，放下鉢盂，望外就走。侍郎道：「你且站著，怎麼就走？」校尉道：「樹木便有根，竹子便有根，不曾見個水說甚麼有根沒根，我不會舀，得另尋一個來舀罷。」侍郎又問道：「同是一樣的水，老師怎麼講個有根沒根的言語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那長流的活水，通著江海，這就叫做是沒根。」那校尉曉得了沒根的水，拿起鉢盂又走。長老又叫道：「舀水的快轉來！」侍郎道：「老師，你怎麼這等三番兩次叫人轉來？」長老道：「還有話不曾說得完。」校尉又轉來道：「請說完了，待我舀去罷。」長老道：「舀水時，左手舀起，就是左手拿來，不要放到右手裡去；右手舀起，就是右手拿來，不要放到左手裡去。行路之時，不要挨著那裡，不要靠著那裡，也不要站住在那裡，一竟捧著到我貧僧面前來，這才是沒根到底。」那校尉連聲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！」急忙的就走。長老又叫道：「舀水的還轉來！」侍郎也厭煩了，不去問他。只是那個校尉有緣，又跑轉來說道：「還有甚麼吩咐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拿這個鉢盂去舀水之時，止好在鉢盂底上皮皮兒一層，多了便拿不起來。」校尉說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！」卻急忙的離了九間金殿，出了五鳳樓前，直走到玉河之上。校尉心裡想道：「這個水直通江海，卻是個沒根的，待我下去舀起一盂兒來。」心裡又想道：「那長老吩咐道，舀多了水，便自拿不起來，看將起來，這個鉢盂只有恁的大，我的膂力可舉百鈞，怎麼會拿不起來？我且把個鉢盂滿滿舀了，看是何如。」果真的舀滿了，便就拿不起來，那怕你兩隻手，那怕你盡著力，只是個拿不起來；去了些，還拿不起來；又去了些，還拿不起來；再又去了些，還又拿不起來；一直去到底兒上只有皮皮的一層，方才拿將起來。這個校尉也就曉得這個長老不是個等閒的那謨。只見他一隻手舉起鉢盂，兩隻腳踏著路，又不敢偷閒，又不敢換手，一直拿到長老面前來。拿得那個校尉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長老說道：「放在地上。還要柳枝兒兩根。」好個校尉，放了鉢盂，轉身又取了兩根柳條兒遞與長老，也不辭而去。

長老把個賭勝只當個耍子兒，把個指甲挑出一爪甲兒水來，放在磚街之上，寫了個「水」字，左腳踏了；把個鉢盂放在右壁廂，柳條兒擔著右腳踏著。侍郎說道：「你也立個壇場，做些手法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也沒個壇場，況且沒個手法。」侍郎道：「你不要礙口飾羞的，你就用一百張桌兒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一百張椅兒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一百口水缸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一百個火爐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一百根桃木椿兒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五百面五方旗號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五百名上堂僧諷經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五百名青童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五百名軍勞，也是有的；你就用一百擔千張馬甲，也是有的。」長老道：「這都是天師用的，貧僧用它不著。」侍郎道：「既用不著時，卻怎的能取勝？」長老道：「我這鉢盂兒的水就夠了。」侍郎歎上一聲，說道：「箭頭不行，送折了箭桿，也是沒有用處。」長老道：「不消你發急，我這裡自有個處分。」侍郎也沒奈何，告辭長老，退回本班而去。

卻說僧、道賭勝，張天師在九間金殿上立了壇場，文武百官多半都是他的心腹，也有念謠歌的，也有唱道情的，都只是助張天師的興。金碧峰長老站在玉蘭桿之下，只作不知。天師又意大心高，老大的不放金碧峰在心上。長老看見那一天的雲，向東南上漸漸的散了，天晴氣清，知道天師有些不肢節了，伸起手來，指著桌子上高聲大叫，說道：「張天師，你也遣下天神來，待我貧僧取下六陽首級與你哩！」一連叫了兩三聲。那天師自從五鼓上壇作法，到了日中，還沒有些甚麼證明功德，恰又聽見和尚在壇下揚言，心下也有幾分不自在了。傳下一個法令，吩咐誦《黃庭經》的且把《黃庭經》歇了，吹打的且把樂器歇了，只許五方磨旗校尉磨動五方神旗，他自家在七七四九張桌兒上，披著髮，仗著劍，踏著罡，步著斗，捻訣，念著咒，法用先天一氣，將用自己元神，忙忙的取出令牌，拿在手裡，連敲三下，喝聲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馬、趙、溫、關赴壇！」天師還是有些傳

授，果然的又是東南霧起，西北風生。真好一陣大風！有一律秋風詩為證，詩曰：

白帝陰懷肅殺心，梧桐落盡又楓林。
江蘆爭刮盈盈玉，籬菊搖開滴滴金。
張翰棄官知國難，歐陽問僕覺商音。
無端更妒愁人睡，亂送孤城月下砧。

此時正是太陽當頂，午牌時分，被這個風一陣刮一陣，直刮得天日無光，伸手不見掌，面前不見人。百官們多半是天師的心腹，哪個不說道神將即刻降壇，哪個不說道和尚卻賭輸了也！朝廷看見這個天昏地黑，也怕走了和尚，差許多的官圍住了雲路丹墀。那丹墀中高照點了一百二□對。那高照又有些妙處，也不知是生來的好，也不知是製作得好，風越大，燈越明。話說這個燈倒不怕風，只是天上的雲倒有些怕風。原來刮得風大，把個黑雲都吹將去了。一時間雲開見日，正交未時，太陽當空，萬里明淨，沒有了雲也罷，連風也沒有了些。天師心上的官員又說道：「似這等萬里無雲，神將想是半路上回去了。」張天師在於七七四□九張桌子上，激得只是暴跳，渾身是汗，直透重衣。心裡又激得慌，太陽又曬得慌，把那些符牒一道未了，又燒一道，一道未了，又燒一道，一氣兒燒了四□八道。符便燒了四□八道，天將卻不曾見有半只腳兒下來。碧峰長老對著那個桌兒上高聲大叫道：「我把你當個神仙的後代，祖師的玄孫，原來盡是些障眼法欺侮朝廷，只這三日費了朝廷多少錢糧，你這德懶的道人，怎麼敢與我真僧賭勝？我欲待贏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，又恐怕動了戒殺之心；我欲待饒了你的項上六陽首級，卻又沒有些甚麼還你的滅僧之罪。也罷，朝廷在上，文武百官在前，自古道，『饒人不是癡，癡漢不饒人。』我且饒了你罷，我自回名山去也！」道猶未了，渾身上金光萬道，原來這個和尚早已有影無形了。

眾保官一齊上殿，面見萬歲爺爺，齊聲奏道：「今日僧、道賭勝，和尚早已回名山去了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僧、道兩家，哪個贏？哪個輸？」眾保官說道：「張天師符牒燒了四□八道，並不曾見個天將赴壇。那僧家說道：『朝廷在上，文武百官在前，我且饒了你罷，我自回名山去也！』」萬歲爺道：「僧家饒了他，我這裡卻饒不得他。我若饒了天師，護相容隱，怎麼叫做個王法無私？」即時傳下旨意，著錦衣衛掌印官即將張真人捆下壇場，前赴市曹處斬，獻上首級毋違。一聲叫斬，文武百官都弔了魂。只見三尺劍從天吩咐，一群虎就地飛來，劃喇喇推下人去，血淋淋獻上頭來。這個君王的旨意，就是一百張口也難分辯。一旁綁下天師，一旁開刀要斬。天師口口聲聲叫著：「冤枉！」萬歲爺是個不嗜殺人之君，聽知天師口口「冤枉」，誠恐他屈死不明，即時又傳下個旨意，權赦天師上殿分理。天師上殿，萬歲爺道：「你今日賭勝不見勝，欺侮朝廷，怎麼叫做冤枉？」天師說道：「臣有飛符五□道，才燒了四□八道，還有兩道飛符不曾燒。赦臣兩個時辰的死罪，臣再登壇，遣神調將；若是再無天神降壇，那時斬臣首級，臣死甘心。」聖旨一道，准赦張真人兩個時辰死罪。

天師再上七七四□九張桌兒上去，也沒有個人去打桃樹椿，也沒有個人去磨五方旗，也沒有個人去動水缸兒裡的水，也沒有個人去煽火爐兒裡有火，也沒有個道官去念《黃庭經》，也沒有個道士去吹動樂器，只是自家披著髮，仗著劍，踏著罡，步著斗，捻著訣，念著咒，蟻踏了一會。卻又取出那個令牌來，拿在手裡，連敲三下，喝聲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馬、趙、溫、關赴壇！」敲了三下令牌，急忙裡把個飛符燒了兩道。猛聽得半空中劃喇喇一聲響，響處掉下了四位天神：同是一樣兒的長，長有三□六丈長；同是一樣兒的大，大有一□八圍。只是第一位生得白白的，白如雪：

一稱元帥二華光，眉生三眼照天堂。
頭戴叉叉攢頂帽，五金磚在袖兒藏。
火車腳下團團轉，馬元帥速赴壇場。
第二位生得黑黑的，黑如鐵：
鐵作襖頭連霧長，烏油袍袖峭寒生。
瀆花玉帶腰間滿，竹節鋼鞭手內擎。
坐下斑斕一猛虎，四個鬼左右相跟。
第三位生得青青的，青如靛：
藍靛包巾光滿目，翡翠佛袍花一簇。
硃砂發梁遍通紅，青臉獠牙形太毒。
祥雲靄靄離天宮，狼牙妖精盡伏。
第四位生得赤赤的，赤如血：
鳳翅綠巾星火裂，三絡鬚鬚腦後撇。
臥蠶一皺肝膽寒，鳳眼圓睜神鬼怯。
青龍刀擺半天昏，跨赤兔壇前漫謁。

原來面白的是個馬元帥，面黑的是個趙元帥，面青的是個溫元帥，面赤的是個關元帥。這四位元帥齊齊的朝著天師打了一個躬，齊齊的問聲道：「適承道令宣調吾神，不知哪廂聽用？」天師看見了四位天神，可喜又可惱，可惱又可喜。怎麼可喜又可惱？若是天神早降壇場，免得賭輸與和尚，這卻不是個可喜又可惱？怎麼叫做個可惱又可喜？終是得了這四位天神赴壇，才免了那鋒鏑之苦，這卻不是個可惱又可喜？天師問道：「我與和尚賭勝，諸神何不早赴壇場？」四位天神齊聲答應道：「並不曾曉得天師賭勝。」天師道：「我有飛符燒來，諸神豈可不曾看見？」天神齊聲道：「不曾看見。」天師道：「我燒了四□八道，豈可一道也不曾看見？」天神齊聲道：「止是適才看見兩道。」天師道：「除這兩道之外，先燒了四□八道。」天神齊聲道：「若說四□八道，諸神實不曾看見。」天師道：「想是天曹哪一個匿按我的飛符不行？」天神齊聲道：「天曹誰敢匿按飛符？」天師道：「諸神都在那裡公幹，不曾看見飛符？」天神齊聲道：「今年南天門外大水，就是倒了九江八河，就是翻了五湖四海，浪頭約有三□六丈多高，淹了靈霄寶殿，險些兒撞倒了兜率諸天，故此小神們都在南天門外屙水。適才落了早潮，就有兩道飛符來到，小神們見之，特來聽調。」天師辭謝了四位天將，下壇繳旨。當有圓牌校尉覲著陳侍郎笑了一笑，陳侍郎覲著校尉點一點頭。怎麼圓牌校尉笑了一笑，陳侍郎點一點頭？原來南天門外的大水，就是金碧峰鉢盂裡的水，金碧峰鉢盂裡的水，就是圓牌校尉舀的玉河裡無根的水。別的耳聞是虛，陳侍郎眼見是實，故此校尉笑一笑，侍郎點一點頭。

卻說文武百官看見四位天將對著天師講話，一個個、一句句都傳與萬歲爺聽到。萬歲爺聽知天將說話，又聽知上方有這個水厄，淹了靈霄殿，險些兒撞倒了兜率天，萬歲爺道：「天宮尚且如此有水，不知今年天下百姓如何？」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。只見天師下壇，俯伏金階繳旨。萬歲爺道：「上界有水，天將來遲，恕卿死罪。只一件來，死罪可恕，活罪又不可恕。」天師道：「既蒙聖恩恕臣死罪，怎麼又有個活罪難恕？」聖旨道：「要卿前往西番，取其玉璽與朕鎮國，這卻不是個活罪難恕？」天師道：「伏乞陛下寬恩，要取玉璽，苦無甚麼難處。」聖旨道：「怎麼取璽不難？」好個天師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心裡想道：「今日受了這個和尚許多周折，就在取璽上還他一個席兒罷。」回覆道：「容臣明日上本，保舉一人前往西洋，取其玉璽，全然不難。」聖旨道：「朕要玉璽甚急，明日上本，又費了事，修書不如面陳，就是今日從直口奏罷。」天師道：「依臣口奏，臣保舉適才賭勝的和尚，本事高強，過洋取寶，手到寶來。」聖旨道：「適間的和尚也不知其姓名，怎麼叫他取璽？」天師道：「陛下究問保官，便知他端的。」聖旨一道：「宣陶學士、劉誠意二卿上殿。」二卿即時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「陛下何事宜臣？」聖旨道：「二卿保舉僧家，那僧家甚麼名姓？」陶學士道：「小臣保狀上已經有了，那僧人俗家姓金，道號碧峰，叫做個金碧峰和尚。」天師道：「就是這個金碧峰下洋取寶，手到寶來。」劉誠意道：「天師差矣！朝廷要璽，你無故奏上朝廷，滅了和尚；今日你賭輸與和尚，又保舉

和尚下西洋，你這還是侮慢朝廷？你這還是顛倒和尚？」這兩句話兒不至緊，把個張天師連燒四□八道飛符的汗，又嚇出來了。

只見金階之下，一字兒俯伏著四位老臣。上問道：「四位老臣是誰？」原來第一位是成國公朱某，第二位是英國公張某，第三位是衛國公鄧某，第四位是定國公徐某。四位老臣說道：「天師既滅和尚，又保和尚，一功一罪，伏乞天恩寬宥則個。」聖旨道：「怎麼見得該寬宥？」他四位老臣道：「因是天師滅卻凡僧，才得聖僧；若不是滅卻凡僧，怎麼得這個聖僧？功過相抵，伏乞寬恩。」聖旨道：「依四卿所奏，赦天師無罪。只是那僧人不知何處去了，到哪裡去尋他來？」天師道：「小臣有個馬前神算，容臣算來。」聖旨道：「著實算來。」天師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臣算他在西北方五臺山文殊師利寺裡講經說法。」聖旨道：「你會算他居住，怎麼不會算他本事，又和他賭勝？」天師道：「臣已經算他四卦。第一卦算他是個廩膳生員；第二卦算他是個王府殿下；第三卦算他是個乞丐之人；第四卦算他是個九□八九歲的老兒，倒有個八□七八歲的沒跂的媽媽隨身，所謂陰陽反覆，老大的不識得他。」劉誠意道：「天師滿肚子都是算計人的心腸，怎怪得陰陽不准！」聖旨一道：「著張真人明日五鼓進朝領旨，前往五臺山欽取金碧峰長老無違。百官散班，欽此。」

文武百官出朝，天師也就出朝。那保天師的四位老臣說道：「適來的和尚，就是屬起火樹的。」天師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那老臣道：「你不曾看見他響的一聲，就上天上？」那兩個保僧人的大臣說道：「那長老是個騎硫磺馬的。」天師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那大臣道：「你不看見他屁股裡一漏煙？」只見一個吏部侍郎姓陳，聽見這些國公學士都在取笑，說道：「今日的和尚，倒是個熟讀嫖經的。」眾官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陳侍郎道：「你不看見他得趣便抽身？」只是一個圓牌校尉，在陳侍郎馬足之下走，他也說道：「這個和尚不但是熟嫖經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也熟。」侍郎道：「怎見得？」校尉道：「老爺不曾看見他的鉢盂裡的，是個今天水一勺？」卻又大家取笑了一會。各人歸衙，不覺轉身便是半夜，便是五更，金雞三唱，曙色朦朧，宮裡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天師進朝領旨。

卻不知天師領了旨意，取得碧峰長老有功無功，卻不知碧峰長老知道天師領了旨意，取他來也不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